

希望科幻之舟



刘兴诗主编 金涛著

外星球来的小女孩

希望出版社



希望科幻之舟



刘兴诗主编 金涛著

外星球来的小女孩

希望出版社

外星球来的小女孩

主 编 | 刘兴诗

作 者 | 金 涛

责任编辑 | 刘凤荣

装帧设计 | 华 程

插 图 | 许高哲

出 版 者 | 希望出版社

| 太原市并州北路 69 号

印 刷 | 山西新华印刷厂

发 行 | 山西省新华书店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5.625

字 数 | 140 千字

次 |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4000 册

书 号 | ISBN 7-5379-2197-0/G·1777

定 价 | 12.00 元

希望科幻之舟起航了

——代序

刘兴诗

21 世纪的曙光已经显现了。

21 世纪充满了希望和幻想，是美好的希望的世纪，瑰丽的科学幻想的世纪。

我们的“希望科幻之舟”，从古城太原扬起了船帆，启程朝着美妙无比的 21 世纪驶去了。

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航程。

航程的这一端，两千多年的古城太原积累了深厚的历史沉淀，处处保留着浓烈的古风，代表我们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而我们的科学幻想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深深孕育在民族文化中，继承了悠远的文化传统，是满船带给新世纪的中国式幻想。在这座古城下水启航，是最好的选择。

航程的另一端，是充满希望的新世纪和更加遥远的未来，寄托了我们的多少憧憬和殷切期望。

瞧，我们的“希望科幻之舟”的这个航程，岂不是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吗？

科幻小说，正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兴起。迎着新世纪的曙光，将会更加繁荣昌盛。

我们渴望新世纪。我们渴求新世纪的科学女神，给世界带来更加美好的希望。在这世纪之交的神圣时刻，希望出版社推出了“希望科幻之舟”丛书，是给新世纪最好的礼物。

这套丛书里，集中展现了当代部分中国科幻小说名家的作品，内容十分广泛，希望能够激发起广大少年儿童读者的兴趣。爱这只熠熠生辉的幻想之舟，爱科学，爱幻想，准备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新世纪的科学事业。幻想，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科幻小说，本来就是为明天的科学进步提供参考素材的呀！

这是“希望科幻之舟”的首航式。如果大家喜欢，还会接着驶出一只只色彩缤纷的科幻之舟，把更多的科幻名家的优秀作品介绍给大家。让我们翘首等待着吧！



金 涛 科普作家，科幻小说家。祖籍安徽黟县，世居江西九江，生于 1940 年旧历正月十一，1957 年—1963 年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后长期从事新闻记者工作，曾担任光明日报记者部主任、高级记者，现为科学普及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届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委员兼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委员。

已出版著作有《魔盒》《台风行动》《风雪之旅》《环球漫笔》《大地的眼睛》《月光岛》等。

目 录

外星球来的小女孩·····	1
最后一条街·····	19
土拨鼠传奇·····	33
人与兽·····	53
马里兰警长探案·····	90
小安妮之死·····	145

外星球来的小女孩

刘大嫂翻过身来，蒙眬中只觉得迷瞪了一会儿，睁开眼睛一瞧，玻璃窗上透出蛋青色的曙光。她心里直抱怨自己怎么睡得这样死，一面窸窸窣窣下了床。

啪的一声，躺在被窝里的刘宽伸手拉亮了电灯。

“唉，你一夜没合眼，起这么早干吗？”刘宽坐起来，倚着床头，摸着枕头旁的香烟盒。

妻子用歉意的目光望着丈夫。“你睡上一会儿吧，今天的事情还多着呢……”她本不想惊动他，到底还是把他吵醒了。也许和自己一样，压根儿也没合眼吧。

刘宽没有吱声，闷声不响地吸着烟。“我真后悔呀，悔不该那天带孩子上街，要不，也不会惹出这档子事情……”他喃喃地说。

这番话勾起刘大嫂满腹辛酸，泪水顿时在眼眶里打转转。她的目光落在椅子上，那里放着一双刚做好的花布鞋，是她给女儿小霞连夜赶出来的。她下意识地吧鞋拿在手里，端详着，用手摸着那柔软的缀满碎花图案的缎子鞋面，忍不住把脸颊贴着那双小巧的童鞋，呜呜地抽泣起来……



刘宽长叹一声,把手放在妻子抽动的肩头上。他完全理解一个做娘的悲痛心情,可是苦于找不到安慰妻子的言语。

“孩子他娘,让孩子多睡一会,别把她弄醒了……”他压低声音道。

这话提醒了刘大嫂,她顺从地撩起衣襟,揉了揉酸涩的眼睛,随即关灭了电灯,蹑手蹑脚走出房门。

“你睡吧……”临了,她又叮嘱了一句。

二

刘宽的睡意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披衣起床,推开窗户,一阵清凉的带着咸味的海风迎面吹来,他深深地吸了几口。

晨光熹微,透过窗前几棵树影婆娑的椰子树,一眼可以望见潮水上涨的海湾和岸边晨雾飘逸的红树林。海湾不大,形状都很奇特。倘若从半空俯瞰,仿佛碧波之上浮着一个圆圆的铁环。那铁环之中就是深深的海湾;而那圆形的铁环是一串露出水面不到一米的大小礁石,犬牙交错,无法航行。所幸的是,海湾朝东之处,有一道四五十米宽的缺口,这就是船只进进出出的唯一通道了。

刘宽的视线移向远处隐隐约约的缺口,那边的天际泛出淡淡的鱼肚白。是的,他想起来了,那是不知经过了多少趟的航道,他在那里亲眼看见一件令人惊心动魄的怪事……而且,从那时起,他的生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五年前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他连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次令人十分沮丧的航程。他和妻子架着自家新下水的机帆船——“飞鱼号”,在海上足足跑了三天,连个鱼影子也没有碰到。刘宽的心情十分烦躁,偏偏这时候,他们的小宝贝——不满七岁的小龙哭个不停。不管刘大嫂怎样哄他,孩子依然啼哭不止,到后来连嗓子都哭哑了。



烈日凌空，吹来的海风像热蒸汽一样灼人，刘宽望着大汗淋漓的妻子，十分不安地问：“这个鬼孩子，这回莫不是病了吧？”

刘大嫂摸了摸小龙的额头，并没有发烧的迹象，她稍稍安心来。

“孩子他爹，天气热得厉害，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站在驾驶台前的刘宽脸色阴沉，好半天没有吭声。他并不是不顾念老婆孩子。这样异乎寻常的炎热和海上的颠簸，不用说小龙这样娇嫩的孩子，就连他这个膀大腰圆的铁汉子也吃不消了，可是想到贷款买下的这艘渔船，还欠银行几万元钱，怎能空着船回去呢……

刘大嫂见丈夫没有回答，明白他心里的盘算。她一面哄着哇哇直哭的孩子，一面赌气地说：“好吧，我们娘儿俩就死在海里算了，你这个铁石心肠的……”

她的话还未说完，刘宽却在一旁惊叫起来：“孩子他娘，你瞧瞧！”

船头前方，海水像开了锅似的骚动着，无数的气泡发出滋滋的声响。那蔚蓝色的波浪变得浑浊起来，像是一锅土黄色的泥浆，这还不算，沸腾的浪头上，飘着无数翻肚皮的死鱼，灼热的空气中夹杂着令人窒息的腥臭味。

刘宽和刘大嫂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他们顿时明白了为什么几天都捕不到鱼的原因。刘宽立即掉转船头，开足马力，像逃避瘟疫一样迅速向燕窝岛驶去……

几个小时后，灼热的太阳沉到海底去了，夜色的帐幕罩在头顶，看不见满天星斗，也看不见燕窝岛的灯塔射出的灯光，往常天气晴好，那熟悉的灯光几里之外就能发现。空气依然闷热，仿佛钻进了蒸笼，叫人喘不过气来。黑暗中只听见船舷两旁的海浪汹涌咆哮，仿佛是千万只海怪在兴风作浪，使人不胜恐怖。

刘宽和妻子不由得靠在一起，他们谁也不愿开口，只是睁大眼



睛辨别方向,盼望快一点回到温暖的家。

蓦地,一道雪亮的白光划破了夜幕,仿佛一盏比太阳还要明亮的天灯悬在半空。刘宽发现海湾的出口近在眼前,那扼守着海湾通道的高大礁石正对着船首。眼看船只就要碰上礁石,在这一刹那,他猛地拨转船头,朝着相反方向疾驰而去。仅仅几秒钟工夫,船身避开了迎面的礁石,但却冲上对面陡崖下的沙滩,在松软的沙地搁浅了……

万幸的是,这突如其来的险情并没有造成人身伤亡,刘宽的胳膊擦破了一块皮,妻子和孩子都安然无恙。他们从惊恐中清醒过来,爬出船舱,双脚踏上软绵绵的沙地。

说不清是由于一种超自然力的驱使,还是人的本能在暗中发挥作用,这一家人脱险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不顾一切地朝陡崖爬去,似乎冥冥之中有人在驱赶他们快快离开大海。不多一会儿,刘宽一家登上陡崖崖顶,那里有一间废弃的水泥碉堡,据说是日本人留下的。

他们像梦游者一样在杂草丛生的碉堡里安顿下来,这时才如梦初醒。“怎么天空会突然这么亮呢?”刘宽和妻子不约而同地想到这样的问题,把脸转向碉堡敞开的门洞。

这时,在燕窝岛的海湾上空,他们看见一个通红的火球以极快的速度朝下俯冲,形状酷似一只两头尖尖的纺锤,遍体发出令人目眩的光芒。一霎间,海湾周围的礁石和燕窝岛的山岩、树林以及高高的灯塔,被映照得如同白昼。那纺锤似的火球下降的速度愈来愈快,刺眼的白光使他们不得不合上眼睛。在他们转过脸去的瞬间,石破天惊的一声巨响仿佛就在耳畔炸开。顿时,一股声浪像无形的手猛击过来,把他们推到在地……

哇的一声,怀中的小龙扯起嗓子大哭起来。



三

刘大嫂踮起足尖朝孩子的卧室走去。

这间足有 20 平方米的房间用花布帘一分为二。外间，凌乱不堪，堆满五颜六色的画报和尚未完工的兵舰模型，那是小龙最心爱之物。他如今已经长成虎头虎脑的少年，和燕窝岛渔民的孩子一样，扎猛子，挖海参，摇着小舢板独自到十几里外的大陆上卖海货，这些活儿早已不在话下。如果不是因为上学念书，他早是父亲的得力帮手。

刘大嫂掀开布帘，轻手轻脚走向里间。这里是小女儿的卧房。也许是他们特别偏爱女儿，房间里井井有条地放着各式各样新式的玩具和电动洋娃娃。靠近窗户，摆着一架多功能的电子琴，那在燕窝岛上也是稀罕之物。刘大嫂走到小女儿的床前，伸手撩开薄薄的尼龙蚊帐。小霞睡得很香，睡梦中依然笑得甜甜的，像个可爱的小天使。她把一双新布鞋轻轻放在枕头旁边，俯下身来，在那红扑扑的小脸蛋上深情地吻着……

就在这时，她分明听见一阵嚤嚤的啜泣，从布帘的那一边传来。刘大嫂立即给女儿掖好被子，走到小龙的床前。

朦胧的晨光中，小龙坐在床上，把头埋在双膝之间。这个 12 岁的男孩肩膀不住地抽动，哭得十分伤心。

刘大嫂一阵酸楚，手摸着小龙头发蓬乱的脑袋，小龙猛地用双手抱着母亲：“妈，我不要妹妹走！我不要妹妹走！我从今以后再不惹你生气……求求你，行不行……”

刘大嫂立即用手捂住小龙的嘴，生怕他惊醒了旁边的女儿。半晌，她抽噎着说：“妈妈也不愿意小霞走呀……”

“那你们干吗要把妹妹送给别人？”小龙仰脸问道。

这句话像刀子一样戳在刘大嫂的心窝，那憋在心里好几年的往事涌上心头。她觉得，事到如今，不能再瞒着小龙了，她应该把



小霞的身世来历原原本本告诉儿子。

她把小龙领出房间，母子俩一起来到门外的椰子树下。“小霞不是你的亲妹妹，她不是我生的，是你爹在海上捡来的……”刘大嫂的目光凝视着霞光升起的天际，用平静的声调说。

……五年前的那天晚天，一颗灿若太阳的火球落在海湾里。当他们夫妻苏醒过来时，天已大亮。他们恍如做了一场恶梦，十分奇怪自己怎么会睡在碉堡里，又是怎样登上那陡峭难行的礁岩的。不过，当时他们来不及细想种种离奇的怪事，刘宽一心记挂着他的那艘“飞鱼号”，飞快地跑下陡崖，直奔那涨潮的海滩……

刘大嫂怀里抱着昏睡的小龙，小心翼翼地踩着尖利的岩石，一只手攀援着石缝里的灌木，所以走得很慢。

“你爹下到海滩，发现船还好好的，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这时正好涨潮，在沙滩搁浅的船大半截浸在水里，用力推了推也就漂起来了。他系好船，转过身要来接我们，忽然听见有小孩的哭声。起先他以为是你在哭呢，可是哭声是从海湾里传过来的，你爹吓了一跳。他回过头朝海湾里瞅着，波浪里飘着一只黄色的救生筏，朝霞照得筏子金光灿灿。他定神瞧着忽沉忽浮的筏子，发现那上面系着一个啼哭的婴儿，长得好漂亮……”刘大嫂回忆这段往事时，仿佛看见丈夫不顾一切地跳到海里，奋力朝救生筏游去。她自己三步并作两步走下陡崖，奔向海浪汹涌的海滩。不多一会儿，刘宽满身是水，怀里抱着婴儿走上岸来，那只小巧的黄色救生筏也一并拖了上来。这个从海上救起的婴儿，从此被刘宽夫妇收养下来，成为这个渔民家庭的一员。他们给孩子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小霞，以纪念那个霞光满天的早晨……

在一旁听得入神的小龙，第一次知道妹妹的身世，心里更加不是滋味。他和小霞情同手足，现在妹妹却要离开他，这对于12岁的他是不可思议的。而且，为什么一直过了五年，小霞家里的人才来

找她呢?会不会是一个骗局?他心里这样盘算。接着向母亲提出疑问。

“你忘了是你把那个救生筏从阁楼里找出来的吗?”不知什么时候,刘宽走到小龙身旁,把手放在他的头上,说,“是那个救生筏把小霞的亲生父亲招来的,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事……”

“是我?”小龙痛苦地大叫一声……

四

星期六放学回家,听说父亲第二天带他们兄妹俩到县城赶集,小龙和小霞欢欣雀跃。

县城在燕窝岛西边的大陆上,在小龙的印象里,那可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好玩的地方太多了。

“明天你要睡懒觉,就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小龙存心逗妹妹。

“你才睡懒觉哩,‘懒婆娘,懒婆娘,日照三竿不起床’。”小霞虽然才六岁多一点,嘴巴可不饶人。

“好吧,今天晚上你就别眨眼,一直坐到大天亮,行不行?”

“你才那么傻瓜蛋呢,”小霞不受骗,答道,“我让妈第一个叫醒我……”

“你也不害羞。”小龙用指头刮自己的脸皮,冲着小霞说,“还要妈妈叫你,羞啊,羞啊……”说罢,他像猴子一样跳上楼梯,一眨眼蹿进阁楼里去了。

“你才羞呢。”小霞跟在哥哥屁股后面,吃力地登上梯子。

小龙见妹妹跟上来,连忙猫下腰。他一使劲,连拉带拽,把小霞提了上来。

低矮的阁楼里堆满闲置不用的杂物,破鱼网,旧箩筐,还有些缺胳膊短腿的旧家具,到处尘封垢积,挂着蜘蛛网。但是在孩子们眼里,这儿却是一个神秘的天地,尤其是小龙。他在阁楼的角落里



有个隐秘的贮藏室，放着他从海里搜获的猎物，有晾干的海参，有五光十色的唐冠螺和虎斑贝，全都放在一个很大的旧木箱内。

“哥，你干什么呀？”小霞看见小龙把海参和贝壳装进一只帆布书包，不解地问。

“傻丫头，拿到城里可以卖钱呀！”

“卖钱干什么？”

“卖钱，用处大啦！哥给你买小人书，给你买冰淇淋，你要啥就给你买啥，好不好？”

小霞心里乐开了花，连忙伸出小手，从木箱里抓出一只非常漂亮的贝壳。那是一枚极其罕见的宝贝，色彩绚丽，非常可爱。

“嘿，别动这个，这个可不能卖……”小龙说。

“干吗这个不卖呀？”

“我要留着呢。”小龙指着木箱里剩下的贝壳说，“咱们把最好的贝壳留下来，谁也不给……”

小霞似乎受到哥哥的感染，赞同地点点头。然后，她独自跑到一边玩去了。

当小龙把帆布包塞得满满的，打算下楼时，小霞却钻到堆满鱼网的角落，在那里大喊大叫：“哥，这是什么？”

斜坡顶的阁楼两边越来越低，小龙只好匍匐在地板上朝那边爬去。昏暗的角落堆着卷成一团的东西，外面用塑料布包得严严实实，但黑暗中仍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塑料布包裹的物件散射出一闪一闪的金色光点。

小龙觉得奇怪，以前怎么没有发现这里还有一包东西呢，也许他压根儿就没有注意那个角落。

兄妹俩好不容易把那包东西拖出来，好奇心驱使他们解开捆绑的绳子，打开沾满灰尘的塑料布，不料那里面的物体像压扁的弹簧一样弹了起来，搅得满屋是灰。等他们睁开眼睛，地板上竟然躺着一只软绵绵的小船，极像海滨游泳场常见的橡皮筏，只是它的分



量很轻，仿佛是纸扎的玩具。

两个孩子不消说有多高兴，他们小声嘀咕着，然后把它照样卷成一个小包，悄悄地回到房里。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又把它藏在小龙的床铺底下。

第二天清晨，刘宽领着两个孩子上了船。当“飞鱼号”像小马驹在海湾宁静的水面上欢快地疾驰时，刘宽听见身后的船尾爆发出一阵欢笑声。“小龙，你搞什么鬼名堂！”他大声喝道，连忙转过头去，这下可把他惊呆了。

原来，小龙和小霞都不在船上，他们双双坐在那艘黄色的救生筏上，尾随着“飞鱼号”疾驰而来。他一时慌了神，急忙关机停船，只听见救生筏上的小霞叫了二声“停、停”，那只救生筏即刻就停住了。

刘宽大步走向船尾，他疑惑不解地看看救生筏，又看看船尾，居然没有系上缆绳。那个救生筏没有动力，怎么会自己启动呢？而且，救生筏看起来很单薄，却承受得住两个孩子的重量，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事。

他已经顾不上盘问小龙，再一次跑到船头开动机器。也怪，当“飞鱼号”开动时，后面的救生筏也飞快地跑起来。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它跑得越来越欢，转眼之间，救生筏超过了“飞鱼号”，很快穿过海湾狭窄的航道，向远方的陆地驶去。

“喂，你们慢点……”刘宽慌忙喊叫起来。

救生筏的速度慢了下来，刘宽追上前去，把“飞鱼号”靠近救生筏。他把两个孩子叫上船，又把救生筏拖上来。“怎么回事，它自己怎么会开呢？”刘宽困惑的目光在小龙的脸上转悠。

“我也不知道，”小龙摇摇头，“把它放下水，我们一上去，小霞说了声‘开船啰’，它就跑起来了。”

“小霞……小霞喊的？”刘宽急问。

站在一旁的小霞像个小喜鹊抢着答道：“嗯，是我说的，我叫它



开就开,叫它停就停。”

这番回答听起来就像神话,刘宽感到十分纳闷。他用手拎起软塌塌的救生筏,翻来倒去想看个究竟,然而除了发现筏子尾部拖了一根一米多长的金属线,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名堂。

这时,天空传来嗡嗡的响声,一架蜻蜓般的直升飞机出现在蓝天,朝着他们头顶飞过来。孩子们的注意力转向那围着船兜圈子的直升飞机,兴奋得大喊大叫。心事重重的刘宽连忙收起救生筏,把它卷起来扔进船舱,然后开足马力,朝前面的陆地开去。

然而,那架来历不明的直升飞机,始终若即若离地追踪着海中的这条渔船,直到它停泊在县城码头上,这才改变方向,消失在远方的天际……

五

星期天的县城到处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刘宽领着两个孩子逛了几家商店,买了些衣服和日用品,来到城南的儿童公园。父子三人在树阴下的茶座用了些点心和饮料,小霞不等吃完,心急地催促道:“哥,快点,咱们去坐飞船呀。”

她指的是离茶座只有一箭之地的儿童游乐场,那里新添了电动滑车和许多新奇的玩艺儿。

小龙心里也早就惦记着游乐场,他一口气喝干大半瓶汽水,拉着小霞就跑。

“唉,给你钱买票。”刘宽喊道。

“不用了,我这里有。”小龙回过头说。

“我在这儿等你们,小心点!”刘宽又补充了一句。

孩子们跑进了欢声不绝的游乐场,刘宽安心地坐在椅子上。他请服务员沏了一壶乌龙茶,自斟自饮,但他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两个孩子的身影。

“这两个孩子长得真可爱,是你的孩子吗?”不知什么时候,旁

